

李朝實錄 第廿九冊

宣祖實錄 第三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廿九冊奧付

昭和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豊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蘇子如書
PDG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29

SŎNJO SILLOK

III (1597~1601)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61

宣祖實錄(第三)目錄

卷八十四	丁酉三十年(一五九七) ^{西曆} 正月壬辰朔	一
卷八十五	二月壬戌朔	六
卷八十六	三月辛卯朔	三
卷八十七	四月辛酉朔	零
卷八十八	五月辛卯朔	三
卷八十九	六月庚申朔	六
卷九十	七月庚寅朔	三
卷九十一	八月己未朔	三
卷九十二	九月戊子朔	四
卷九十三	十月戊午朔	一
卷九十四	十一月戊子朔	二
卷九十五	十二月丁巳朔	五
卷九十六	戊戌三十一年(一五九八)正月丁亥朔	〇
卷九十七	二月丙辰朔	六
卷九十八	三月丙戌朔	五

卷九十九	四月乙卯朔	二七〇
卷百	五月乙酉朔	二九二
卷百一	六月甲寅朔	三〇六
卷百二	七月甲申朔	三二一
卷百三	八月甲寅朔	三三九
卷百四	九月癸未朔	三五二
卷百五	十月癸丑朔	三七七
卷百六	十一月壬午朔	三九二
卷百七	十二月壬子朔	四〇二
卷百八	正月壬午朔	四一七
卷百九	二月辛亥朔	四三〇
卷百十	三月庚辰朔	四五一
卷百十一	四月庚戌朔	四五九
卷百十二	閏四月己卯朔	四七一
卷百十三	五月戊申朔	四八二
卷百十四	六月戊寅朔	四九三
卷百十五	七月戊申朔	五〇七

己亥三十二年（一五九九）

卷百十六
卷百十七
卷百十八
卷百十九
卷百二十
卷百二十一
卷百二十二
卷百二十三
卷百二十四
卷百二十五
卷百二十六
卷百二十七
卷百二十八
卷百二十九
卷百三十
卷百三十一
卷百三十二

庚子三十三年（一六〇〇）

八月丁丑朔	五三
九月丁未朔	五九
十月丁丑朔	五三
十一月丙午朔	五七
十二月丙子朔	五九
正月丙午朔	五七
二月乙亥朔	六三
三月甲辰朔	六〇
四月甲戌朔	六三
五月癸卯朔	六三
六月壬申朔	六四
七月壬寅朔	六五
八月辛未朔	六八
九月辛丑朔	六九
十月辛未朔	七一
十一月辛丑朔	七四
十二月庚午朔	七七

卷百三十三	辛丑三十四年（一六〇二）正月庚子朔	七三
卷百三十四	二月庚午朔	七九
卷百三十五	三月己亥朔	八〇
卷百三十六	四月戊辰朔	八九
卷百三十七	五月戊戌朔	八四
卷百三十八	六月丁卯朔	八三
卷百三十九	七月丙申朔	八四
卷百四十	八月丙寅朔	八四
卷百四十一	九月乙未朔	八六
卷百四十二	十月乙丑朔	八五
卷百四十三	十一月乙未朔	八七
卷百四十四	十二月甲子朔	八五

正月朔壬辰○上在貞陵洞行營○行望闕禮○欽差遊擊將軍集
駱誥闕內上出自便殿迎入于閣門之內竹茶禮○申時日有
左珥○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站紙制使李舜臣書狀臣諸將中有計慮
膽勇之人及軍官牙兵之能射斃力者常留陣下曉之晨夕論策或試
其誠心或與之密約或使偵探賊情而巨濟縣令安衡及軍官又第全
蘭瑞軍官辛鳴鶴等再三密謀招降○相義倫與之密謀則真僞莫不欣
然更與金蘭瑞等丁寧指揮誓死牢約同月十二日蘭瑞等夜間依約
待時適值北風大作從風放火大火飛越賊寨一千餘戶火燄入積
兩庫軍器雜物及軍糧二萬六千餘石入積庫家一時燒燼僅餘二十
餘釜亦為連燒倭人則三十四名焚死比是天祐大際金蘭瑞以通信
使軍官自募日不往來不顧死生竟成此事安衡當時論策之聞言及
讐賊則慷慨憤憤不顧一生之計率其軍官金蘭瑞辛鳴鶴等歸到賊
中百爾謀議使兇賊又據之窟一舉燒燼至於軍糧軍器火炮諸具船
隻及戰條三十四名盡致焚死釜山大賊雖不得業數萬鎊摧挫賊膽
是亦一策日本往來慶尚水督都訓導全得留在釜山而參見同夜者
燒之形今月十二日更釜山倭陣西北迤出火賊家千餘戶及軍器

宣宗大業錄卷之八十四

[illegible]

義有此德懷欲或初忘我國之人皆知足下之高見若相與共除清正則當修好於足下矣我國與 天祐寧有不救之理哉其於日本實無所益與其喪師而負不義於天下不如撤兵通好以安彼此生靈云云以此筆劃措辭言于黃旗使之言于行賊以試其意如何○傳于右副承旨許晟曰此事朝廷但許與不許而已似難通使許多節次今雖如此合體察速急急便施行必須諸將協力毋得遲誤多敗事奉欲則言以金應瑞李奎臣俱為首功此書各劃措辭於兩人有旨中○請旨以大匡憲 啓曰伏承 下教 聖慮所及出於尋常臣等亦有此慮故今日會議時亦以見欺為疑恐行長不無以此為緣我之計而實情則有略不然而慎之意亦然但此職素有不和操練之速意其言之或信而機會之難失也古語云受降如受敵以此事予要當察之又蔡丹師諸將十分戒嚴分設前後夜間尤防擊擊○備意外之患此意不可不入於有旨中使之計度也兩賊既必相圖則當得便乃行何問水陸聖教並諭于金應瑞觀款周旋無妨大略因此偵探賊情悉知金管保實尤為急務不可使聽時離之事例又不察其真形也 下諭中並以此意宣當○傳于右副承旨許晟曰此事非臆誠有如卿等之議者但

宣宗大正實錄卷之八十四

得無自知釜山形勢勢弱大賊未出之前恐我國或乘其便姑為是說以縻衆耶此則予過慮之一說只備卿等之見而已且大洋之戰賊首之獲豈可必乎雖下陸之後乘便相圖清賊既除則我國當通好於行長事言于時羅知何予意欲令金應瑞厚結行長約以某事圖膏賊此意何如羅許諾以大臣意回 啓曰昨日傳報又回 啓之辭未言于黃慎且事機甚屬黃慎急遽何如 傳曰依啓其後 啓行長而歸只見小將等出見賊行

例通事一人倭奴二人隨楊州使來要訓漢以南四道則講和至者再行斷疑冊使將此事成否回報聞南然後急赴北京沈使隨後到京待聖旨及兵部付起身清正則時到避亂島云矣政院 啓曰臣實聞葉庭擊所言如此極為駭愕若隨冊使入城自 上接見甚難也彼賊聽 天使入城是為我仇讎 國王必難於接見 冊使以此措辭極力周旋使不得入城若不能周旋則至備諸官治罪事接伴使李愷極慮密諭且事知通事二人武士各別多安崇禮門及西小門使之把守使賊不得隨入何如 傳曰臣當依答○吏曹佐郎金奎國書 啓曰金山賊窟燒火之由統制使李舜臣○某狀 答云去而都體察使李元翼所率軍官鄭希玄會以助防將久在密陽等地賊中出入之人多為希玄腹心者賊營潛燒之事元翼奉命希玄圖之希玄腹心金山水軍許守石出入賊中無間而守石有勇方在金營城底可以周旋集黨故希玄往密陽血守石密謀約為日期而進之還報元翼指日趨待之際守石自金營來告以燒火曲折而增報繼至故元翼明知守石為也彼希玄軍官以副使卜物於運事到金山適值燒火之日歸報臣以為已功舜臣初不知此間事情而馳 啓矣守石真其器賞而

宣宗大皇帝卷之八十四

異且有德守石更圖之事今若遲以爵賞之則慮有泄事之患論以此意厚給銀兩而送之朝廷若未知曲折先施爵賞於舜臣狀 啓之人則必起守石嫉惠之心而賊中聞之防備益嚴則從此野圖之事恐無所施故德臣 啓連矣且今此密謀之事則已具於元翼狀 啓之中故不必書 啓矣○辰時四方有霧氣自一更至二更異方有赤氣冉冉餘長十餘里天際指天其光照地南方地方有赤氣○甲午○秋軍都正黃領上疏臣之將 命賊中已二年之久所當窮察情偽而陳利害俾兇謀有所沮 願算有所據而臣在我之勢有綴旅之危苟得因此兩少紓解眉之急者乃朝家遣使之本意故臣不取隨亂而解事臣之不明已著於此而其足踴躍庭乃又見軍於賊由臣庸劣辱及國家臣罪二也賊不效順順廢通好之禮初無片言更字之相加且無差人備接之常儀其間一二聞見只得於沈沈鬱鬱平爾信實和相告報而已臣雖欲一言以事曲直亦無其地臣之憂患既既如此則固不可要見亦不啻致辭到此地頭但當全命而返耳為使臣乞留求見以竣事為期則事雖或竣而詎辱微大資命空返誠出於不得已而臣

宣宗大皇帝卷之八十四

之也羞忍辱不能即死以當此情若臣罪三也抑此賊之與我邦實萬世不可忘之讐也有血氣者所共痛痛惡戴一天而臣獨與與混處萬職經國事矣我之心與逆乖見斤公議蒙被惡名無愛死貞臣以此臣之所為自慙而長痛於絕者也人臣負戴大戾名行已發矜恤兒戚何所不至律以王章則與辱辱賊庭者相去幾希殺身不足以滅賊臣敢容愚於覆載之間冒居險阻以貽清朝名器之羞乎○夜一更二更有赤氣○乙未○傳于政院曰 天兵三萬先鋒出來已達遼陽不日將到鴨綠綠餉軍另加遠為措置且我國未獲各司自前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使使探虛語全軍實亦若在此則是作一尾鼠雖神運鬼輸而亦不能支矣本監官自正以下極擇除於勿為運動事安使別為重賞事議答于備建司○兵曹 啓曰降倭目汝文勝太善仇老等欲面陳所陳今日臣德慶托見家問則言汝文以為倭人既忌憚者惟在舟師應尚左右逆舟師各數百隻收聚自左道往右道自右道往左道出沒於金山岸中則賊路中絕金山留屯之賊其勢自孤焉為出求之船亦畏憚而不敢輕進此妙策也日本雖有動兵之奇二月以後東風始吹其前則決不得出來須趁賊未渡海之前九百備警整飭而待之

可矣昔在陣中聞倭將自平壤戰敗之後群議說通今則不必遠向京城當奪據慶尚全羅地面屯兵力最則朝鮮必有柱其內報倭所言如此今若再動則先犯金羅矣賊來要路擇形勢險之地設陣埋伏招降倭伶俜肅誠者留置其中又使曉解倭語通事與之同處賊若來到以倭語誘引則可以乘機有為倭人信聽誘言降倭中二人如得高爵或重物誘示其類則賊必爭先出來其數雖多可易弱清正若下陸屯駐則其營下親信之人可以厚賂行計圖之或誘引出兵而設伏陷之俱可為也當初則本國倉卒遇變其崩潰固矣今清正出來則其行止遲速自當偵探預知請委賊情不變目前之急遽先據形勢以計破之則賊必擒矣近日聞都中守城之事殊為未穩守如欲守之此城不可為因當於南山白岳等處築三座土城不動堅守則賊難進漢江而無可受矣大梁守城不如畫江為守江邊設柵處所廣闊難置臨急使之入屯其中隨火炮之穴或放或射我若先備江難則賊不得渡矣至於城底材木亦當盡為薪代以達木柵而賊退矣至今不為設險計甚左矣急急措置於賊未來之前為可願下其前而看審山城未盡之處改築而上來或令留住要害處則願以一死圖報日本之

以公法爲復私智之陰宰乎日小小匪輕舉以靜置畫中有罪無罪生之移之以一己之思怨確微 聖鑑一世之忠義必將無遺類矣鄭介日所居而欲殺者水慶也曾大中爲人恍惚立心清苦不爲曳輻於樸門孤立一道爽口吟咏以其位落此路亦不經過激家注妓之怒無足格也牽輅 聖明深知厲階之由渙降臨雪之 命以水慶受誣之事至於中夜泣下之旨而特伸褒 昭榮秩其餘策請廣錫之事并勞惠有此天也神人之福也至若李潯生沽交近賊以誹謗死無赦至於遊賊之兇謀愚則恐未知之也臣等同在二所聞其罪可誅而友未有革而不忠者也只緣識是昏暗未免遊賊之誘欺其罪可誅而其情可矜伏願 陛下并垂恤典昔周宣王親執義而薄伐唐肅宗躬甲冑而削平政人君必有親征之舉然後人心可激而天討可行矣爲今之計莫如陛下哀痛之 敷上告 宗廟下諭臣民 親御六飛

宣宗大王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三

佐蹕南州紅粉勞軍之行可臨而濯濯却敵之駕可佳矣伏願 殿下勿爲姑息之計以周宣庸庸爲法入 啓一月餘 下義禁府回 啓
○卯時日上有青辰時日有兩珥上有冠下有履巳時日臺兩珥臺上有背背上有冠色皆赤方青午時日臺兩珥未時申時日臺右珥四時日晝夜一更至四更月暈○巳酉○庚戌○右副奉旨獻述以義禁府言 啓曰鄭公清等謀逆人多徇究固當伸雪爾若但徇于恩命事亦重大非本府所敢擅請惟德明鄭應清上疏投議何如 傳曰置之勿事○慶尚道兵使金應瑞狀 啓今十一月畢時躍出來以行長之意進告清正率七千之軍初四日已到對馬憤風則不日當渡前日約東之事已爲完備全清正渡海則雖子澤衝突近境丁寧操練甚如未出前預以不得奸計矣近日連有順風渡海不難丹師速進泊巨濟島窺伺清賊瘡痍之日東風高吹則必向來巨濟其劍勢易攻擊若因正東風而直向機張西生之境船過洋中與巨濟相距甚速未及橫截此計恐未施行駒艦五十艘急急回泊機張之境左道船師合勢結陣或五六隻橫行釜山相望之虞則我將等馳通謂清正曰朝鮮以汝爲仇餽餉無數整齊分泊左右資陸軍亦多近也屯聚寬何汝之出表之日慎勿輕渡云

宣宗大正實錄卷之八十四

+3

云則清正必疑之不致過海遲留日月之間朝鮮必有周旋之事行
長亦有圖謀於兩間之事清正之頭雖不得斫之機關有力無出此計
急還回泊以示軍容使奸猾之賊縮首不發則彼此之幸何可盡言隨
正謀毀通信之毒與請自自行長調信所為皆是虛事我更出朝鮮揭一
竿而可定朝鮮合仍謂日本王亦不可生擒而致於大閱之前知不成此
事盡滅我族云又付請兵馬關白已許其言實各異云云故欲速使
更正清正曰汝何不早渡海有難事耶言實各異云云故欲速使
馳到對馬若聞朝鮮應運之音則駛求即渡海如此則清正所言朝鮮
地方無人可守揭一半可定之言歸於虛地行長朝鮮攻破未易之
言終歸於的實關白以罪清正之誤妄行長得志和與不和問數甚微
參此一良策也似聞元帥明日當至于此云觀監官貢來言句如
日云○辛亥○壬子○庚辰向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右議政李
元翼韓麟書鄭壽昌書狀張振豐監李廷堅馳報內清正今月十三日多
浦到泊先來將三百餘隻十五日廷堅又馳報曰倭大船一隻係子七
十餘名及快船二隻八夫夫直到釜山以牌文示之曰日本國皇
上萬歲金正使大臣閣下之令奉執事者謹啟

宮室大吏黃善卷二十四

大吏奏告報也慶茂乙巳時 上御別殿 引見慶尚道防禦使同
正月十五日辛酉 正 知中樞府事高彦伯 正 知兵部吏力科給事中其 親安新錄不無功勞 然如
之人所 上謂承旨史官曰皆前進孝章等進 上又謂承旨曰卿
亦違前 上謂孝伯曰倭賊聲息如此何以防之彦伯曰兵難遽度唯在
臨機處之如何 上曰今之所領南而下者伺兵也彦伯曰臣初為楊
州牧因夜警募得三千七百名僮軍四百名而皆死於疾疫餘存者
只百餘名矣臣企數閤而行 上曰前者與賊相戰倭賊與我軍孰勝
彦伯曰臣小者四十戰多者百餘戰而我軍不救之兵例為怯遁故不
得常勝美臣至於壬辰每乘賊小勦截前後故捕得五月之久 上曰今
邪領兵皆持弓矢否彦伯曰略恃狄失而去矣弟臣昔在壬辰八月
率此兵力戰二十數回而皆未蒙顯賞由是心憤怏望歸坐於亞不敢
不達 上曰卿在平昔經綏處邊待彦伯曰初為北兵總管官又為平
安兵使軍官隨使赴京 京者八殿後由青城萬戶轉攝工監主簿士
辰以兵堆時聞申位仕度尚通自達川兵敗將死之後臣與參軍五
出入楊州達川之間召募丁壯侍候寇已入京都矣臣率餘兵到樓
院遇賊於路退至俗稀洞捕得四十賊臣亦被六七創 上曰卿下

南十更爲努力無多後世唐伯野出上白蛇在座系小宮賜酒
 芬伯告退上賜馬粧一部○備邊司啓曰清正已渡海不無乘啓元述喪武
 直上階侍衛繫之惠馳諭于京畿忠濟兩南等處事回啓元述喪武
 臣等旋復侍衛京師事回啓事傳矣清賊已渡海各道措置防
 守之軍不可少緣京畿忠濟兩南等道分遣宣傳官急馳馳諭使之整
 飭軍兵北盡要置刻新待變傳通瞭望以備不虞之患爲當傳諭臣
 亦今悉爲起復降降方必緊要駐戰若小其餘使之京師待衛至○
 兵曹急連來科爲啓啓傳曰依咨○備邊司啓曰高○
 兵已爲裁去科名卑則自本道當爲進去矣但近聞外方抄掠之事
 無類緒患清道則以甲結括軍云如此之軍雖得萬何益於賊○
 日選餉軍八百名爲矢起逐事已爲此請矣但恐將緩復留累日
 能赴斯發行錢達○傳官急連馳去往論於本道○奏使及兵使到
 請發付村名賢南○後日○啓爲當傳曰依咨○備邊司
 都察使李元翼傳關於本司賜書賜書上啓事係賊情故入○
 賊明朝指向往道故其言如此高牙伯今日發行將由竹嶺向左○
 時急連報別爲馳論於彥伯使母帶中道急逐殺送但一路丹陽軍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四

十

忍饒糧餉 給南下之兵自此處各裝一二斗糧料而送以充飢困
 慮且邊報如此江原監司及忠清監司替盡使手時我處並有馳奏
 多發糧督嚴緊把截何如 傳曰依啓○蒲建司 啓曰所謂公文欲
 以何說爲之事 傳教矣要將羅兩言乃拒施王予請蓋之事而送大
 臣則猶可改廢之意也以此等語爲體曹公文而送之則行良先請正
 未渡海而三日入去兩使并師送截請正於洋中其意以若自免不
 救之罪而牽平靖正以緩渡海之期也此言若實則姑試之亦軍機
 一策於元帥又爲 傳曰但傳言校詐難憑而靖正已在馬島則雖離
 行計恐無所及臣等之慮有後尾而且期會已晚者爲比故也不如今
 元帥職職情與事機如何便宜到應以就其事不可則止之似爲無妨
 最 啓傳曰姑依元帥狀 啓施行不妨○辰時有霧氣 奏云
 司憲府前 啓請官張者從錄案仍舊施行事 答曰已諗不允○
 諫院 啓曰近來百諫官玩愒成習將無以收拾拾爲寒心故以
 錄鄰監事言之操練措置斷不如前日就辭情至於高序臣南下事請
 廷議已久其所卑卑手試才論賞否當循例前斯舉行而直請相告
 及及發程臨道者乃 啓憲其慢不察任之罪不可不懲謹請錄疏

宣宗太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六

此非臣等易言也臣前於海城備儲此事於國不敢隱默叩仰
啓下備邊司○傳于政院曰今此倭賊以我國之兵決不能抵當
中朝最惡人邪說所惑不即發兵救援將為痛心今次告急咨文當
極陳賊兵之浩大國勢之危急曰以小邦殘破之餘決難抵禦此則往
來天朝人所共明和小邦君臣有議之人則雖肝腦塗地當有降賊
之理胡小民無知之類竟於賊勢不得不折而歸倭然則東方數千里
之地定為倭賊窟穴其不益天朝異口之患乎將此措辭以動天
朝之聽事言于備邊司○備邊司啓曰昨見清正之書遣使京城云
其無差直衝京師之語乎今京勢蕩然四顧一無可恃賊若窺吾國
衣服騎騎數日昏夜掩襲擊走中路把截之兵而並日奔馳奄到礮江
則計但人不敵賊其路能如此曲折熟悉而預虞事倭賊矣此賊來
尋舊壘方伐木修設營柵是以持人困我之計至投擲樂器潛行出其不
意亦何可保其必無也大抵屯軍處所斥候不可不速膽望不可不重
忠清道兩鎮把守則李時哉主之秋風一盜則李時言在其黨賊勢必

為此計必從徑路而乘此等把守處以遠任候謹瞻望傳通賊起之虞
下書申飭九往來人如有服裝殊常言語荒唐各別機察竹嶺路
則通於上流助防將李齊佐兼防禦使具恩稟以達於京畿上防禦使
邊應星次次傳報為備秋風嶺亦依例次次傳報以達於京城漢江等
把截則令兵曹申飭東西防護大將各別機察無疎虞事 下諭
於各道巡察使使慎書狀正月十二日清正堂下船一百五十隻
慶尚道諸縣慰撫使黃慎書狀正月十二日清正堂下船一百五十隻
率下船一百三十隻肩兩渡海將向西生行長請宋忠仁曰 朝鮮事
每如此此機會可惜可惜慶尚道右兵使金應瑞書狀要時雖
請受爵甚懇臣措備衣冠依例拜後許授官教且與銀子八十兩
而措辭言之曰朝廷不知必之長短大小茲送銀兩使臣備給之而
未及措置仍與銀兩云則喜色滿眼叩拜再三 登下備邊司○京畿
觀察使洪履祥書狀龍仁縣令尹粹然呈內今十九日未時自氣一度
自東而西至日而止又有氣如虹內紅外青兩重周日而東方則無且
東正遠達慶亦有短虹如匹長而西感東微大抵日色似薄虹內有氣
非霧非雲良久乃滅 登下禮曹○以許慎為承政院右副掌旨金時

宣宗太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七

殿為承政院同副承旨韓浚謙為議政府檢評李篤為世子侍講院
弼善洪慶臣為弘文館副校理鄭殷為司諫院正言尹瑞為世子侍
講院司書○甲寅○巳時 上令相大臣及備邊司有司堂上 引見
上御別殿謂曰奏聞使差違最好遣使日本者大矣矣 天朝見欺奸
細之徒 聖旨亦有遣使之言拔賊之前遣我使官極卑微為護此特
以為否至小邦之計而窺 中國之志也其實不在於使臣職秩高下
也前日 奏谷中只及一國急迫之意彼賊陸梁之形而已不及此一
款事情故如是矣宜將此賊之意在於空瑛小邦而不在於使臣之職
秩高下云者即一篇大旨也然則 天朝亦必以為然矣且予專問開
之今見備邊司草記以林小為 中朝人而 華小西門外留駐而楊
使率向 中原挂為駭愕即見谷文 聖旨云楊方亭一同倭子
入求則果然此事也彼賊既受 天朝前封而不遣使謝 恩而只以
微服隨楊使偕入 帝都名曰謝 恩使者不可謂必無是理須以此
意 奏聞則 天朝必知中間惟輩偷飾奸詐也應南曰必無矣
上曰設或有詐計一事此 奏聞入去則 天朝亦必疑之曰日本使
臣由 朝鮮道來謝則 朝鮮何以不知之於是其情狀敗露不得道

其形跡矣應南曰 中朝以我國視猶內服者為禮義之邦也今若遣
使雖庭不亦恥乎不可遣也 上疑曰此則不可不遣予雖迷感豈不
知彼賊之為可憐也若以禮義云則黃慎之去為禮義而奉 聖旨而
遣使者為無禮義乎予意大不然若遣 聖旨而如有不幸則何以結
束今此遣使何干義理予意莫如差出使臣裝束待之而已 聖帝以
內閣和解為務不可不遣應南曰 聖旨到此則即為播報可也此錄
一開恐有難防之患必 奏聞後已水慶曰雖奉 聖旨實非可題本
也設使奉 聖旨有云割地稱臣則其可一應之德馨曰相機送之
便上曰石星子好底人也謂之權奸宜矣初為我國事勤力為之則
喜矣其為欺敵 聖聰之事極為無狀矣今此 奏聞中須及權快行
及此云云二條可矣他餘事可待 聖旨後為之因 傳于德馨曰二
條知之乎一曰遣使早機執以為辭一曰 天朝恩與周極而不為遣
使來謝之意及之申 命德馨今遠先出起草 聖意是也 上曰今
年耕種欠不如前年我國人民自救不暇山海曰邇來力措舟師乃可
有恃臣頃在湖西通達元均均云倭子何懼之有臣初聞以為妄及今
見之信乎恃舟師而發是言也今此金畫圖 法于李元翼而四下之

宣宗太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八

選臣問之則畫圖言都體察使亦恃舟師矣 上曰倭國行也其
為可圖者正之計而卿等皆言以輕信如示諸掌而指教之我國不能
為之我國國勢於付長遠矣聞山之將安卧而不知何以為之
朝戲至我國國勢於付長遠矣聞山之將安卧而不知何以為之
臣臣使事斗壽曰倭臣非畏倭寇實厭山戰士辰年都雲之死也由絕
影而行舟中戰大砲而死山海曰倭臣以都雲元均之不在有是戰留
之事應南曰都雲以倭臣不為進將斬之倭臣恐怖不獲已強戰留
戰之捷蓋都雲繼而之鄭孝信常稱都雲之為人 上曰今者倭臣
豈望擒賊清正之首哉只揚鈴耀武沿河洋路而終不得為誠可歎
也今見都體察狀倭兵約東既已俱失 上嗟歎良久謂應南曰我
國已矣奈何奈何斗壽曰倭賊萬世不忘之誓日夜思報可也沈惟敬
以解紛息爭為已任豈有他意須極盡待接可也今者不為親接則臣
恐其心頗有缺然 上曰沈使欺罔 天子是天下之賊天下之所共
討歟 天子之罪自不可掩但 天子特未燭其奸耳然予之不為出
律為有疾也水慶曰沈使以 中書見之真賣國之奸矣斗壽曰人君
當以天下之量為之山海曰策勵人心修整舟師以圖將來今日之急

務也鄭瑄曰接待沈使交須曲盡為之豈以其不德而薄接王人乎
然惟敬之往來夫馬凋瘵天下之罪人上曰沈惟敬豈可以凋瘵夫
馬之故為天下之罪人歟君父弄朝廷是其罪也是以中朝終
事中有言曰東封之日沈惟敬從何處應起中朝之人亦甚惡之可
知矣水虞曰甲午年間人皆以為畫像石屋以生祀之而臣獨以為
天下大事果如臣言今後下教使臣於義州以待聖旨之東
嶺即入奏聞更奉聖旨然後徐議遣使也上曰然成龍應南
遣使日本實無益也一面以不可遣之議奏聞無妨上曰吾意不
可不遣天朝若曰天子使臣亦於倭賊未撤之前入送日本倭國
猶於未撤之前不可入送耶何辭以答予非遣使乞一過速遣一
以無益之意奏聞而後倭有難處之事更奏天朝亦無妨也予
之所深慮者天朝必令遣大臣王子而令有遠陪臣之詔亦
非大段關係事遣之何妨以往事見之頃見黃久吉而賊兵接連而
當時若聽勿遣之議豈無後論今如不遣使臣而清正出則人必以
為不遣使之故何以為之奏上曰沈惟敬欲還向賊營乎
臣等亦力主不可遣左右皆不答上曰沈惟敬欲還向賊營乎

宣宗大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九

聖旨有待兩國事完後入來之語耳命元曰臣見其差官言尉天進
逃云矣上曰陸文龍事我國誠善處之萬或墮其計中必有難處
南曰以議論多梗未易發兵極以為問上曰中朝不即發兵若則奈
何成龍曰元翼下去時請天兵來無以支供我國可以誦兵云矣
上曰天兵雖不於慶尚兩討賊天兵若來則非徒入心藉以為依
歸如有不測之人萌發奸謀必有畏懼全羅一人心極為誤失應南
曰全羅儒生不肯赴慶人心可知上曰人以此我國之人豈無奸
執者乎天朝之兵來則必以為依應南曰全羅士夫不得歡願仕
留念上曰實則有功之道其言宜矣前者傳教貢賦之不意可咸以
為一分之役此意務也戶曹察而為之忠清金羅極可慮也人君不
有此意恐亦不可不應左相亦以此為憂得南曰天兵不應南曰如
子如大將軍等皆未務也九人於家人父子不能盡達況君父乎
上安得盡備必須顧念百姓收用人才其在慶已還都之日自上威
王食會集飢民齊民感泣隨燭而歸在廷諸臣無不感激臣等今之
上心不如前也地雖偏小即數十里之地豈可忽也因涕泣拜之上
曰全羅賈物予欲為付還察同如金解曰如欲地油花無路得之不得

威損矣上曰然則只紙地發替香之湖中其他貨物減之可也上
曰清正之書遣使朝鮮之語何也成龍曰以書見之則似為違人而但
所率之軍今方伐木修築營柵而恐我軍捷獲而有此言也近觀其勢
則方修營柵而二百隻所載軍糧必易盡之清正若如壬辰年直走以
來則下策矣上曰何云下策乎成龍曰壬辰年我國之人警若知兵
則必不能如入無人之境矣上曰此言是矣釜山之賊看以直向金
山進發言而事者我國衣半戰騎數千直到京城則何可知也成龍
曰此則不然小臣見此賊善用兵矣此賊言十金行兵有出處則見
樹樵聲而難於蹤跡必先遣一用兵而現之然後即來也臣在大同江見
其一人先來數人又來偵探先探熟然後入來矣此賊只率數千百來
無其理矣應南曰此成龍之言必不信也此時京外無可守禦處如此
之患卒保其必無也成龍曰此則不然只率數千而來則必不為矣成
龍曰此賊來掩我國今已六年不得見其軍報及軍數役與之謀
固難測矣近見我國之事將多事少今出多門不得成事矣以山海
國駁于棚前上曰黃海監司言我國孩子甚為不好中原城壕之
制似好矣成龍曰中原孩子深不可測矣上曰此乃確樓之制乎成

宣宗大實錄卷之八十四

二十

龍曰是矣水原虎城人皆欲入南漢山城亦好云臣嘗往見以安矣奉
山城最好修近居民則所當入守而至於數三日程民人亦令入守云
故極為搖動云矣上曰沈使臣在公州云而待兩國事完入來事天
朝已為奉聖旨則還入賊營在於何處乎命元曰已奉聖旨則
必在其間而慶尚矣昨見張亨池膽出兵部小帖以啟矣上曰
子之之間欲見兵部所送本軍而已昨日所見乃如朝報書矣也命元
曰臣昨見具宗道馳去到齊池下腹則兩人對坐磨書其小帖改臣
亦請見而書入矣印信公文隨後當來云矣上曰沈使若見兵部小
帖則必不來矣應南曰似當奉其移咨往行長慶也上曰似當如是
奏吉今又不聽則則終之事何以處之石尚書以陸文龍事尚未便
云此人必欲捉石尚書者也天朝亦多論議云恐不得速調兵也應
南曰葉遊擊之入往亦為此事云矣上曰雖然則不可不觀也成龍曰
李元翼南下時言下三道極為蕩敗天兵雖出來而無接濟之路云
矣上曰天兵之出來非但討賊也賊也亦可鎮服人心也目今兩
湖人心潰散云此甚可憂無賴之徒相聚為賊安保其必無也天兵
若出來則庶可鎮定也成龍曰金羅一遣自壬辰慶初至于今日內供